



雁郊原乡

打弹弓

陆亚利

打到一甲哒!”

屋场里的男孩子，差不多人手一杆弹弓。平常不玩打仗，绕起皮条，把弹弓藏在书包里。要心重的，上课时偷偷玩弹弓，老师二话不说，一把拽去，一顿呵斥：“上课不用心，考试咬笔芯。玩鬼把戏的劲头，用到学习上就好啰！”班上没收过两三杆，不出几天，一把崭新的又藏到书包里。老师总是偏心，对平时学习成绩好的“暧昧生”的弹弓，没收后又偷偷退回。

夏收时节，麻雀老是围着屋场、禾坪转，偷吃晾晒的谷子、杂粮。那时粮食金贵，偷吃粮食的麻雀不列为益鸟，小孩子打麻雀，老师、大人们不遮拦。一只麻雀落在屋檐尖子上，贴着屋垛子，一弹弓打过去，麻雀吓得直冲云霄，石子“噼啪”一声砸落一片瓦砾子。秋风扫走苦楝树叶，鸟儿无趣地啄着苦楝籽，瞄准无遮无拦，一枪打落黄瓜鸟。伤得不重，用一根麻线系住脚，牵着乱飞，把玩逗乐。晚上，放在篾篮，嘴馋的黑猫“喵喵”地钻进去，一口叼走，吃得羽毛都不见一根。次日抓住猫耳朵，死死掐几下，解了扫兴之恨。

打鸟多是闹着玩，只记得唯一一次狩猎的收获。伙计们在柏树园打落一只野鸽子，玩洋枪的人刚好带有火柴，怂恿把鸽子烤了吃。合力扯掉羽毛，用铅笔刀开膛，就地烧起柴草煨熟。一人尝一点焦黑的鸽子肉，鲜香可口。满口腥味回家，大人责问，是不是偷煨“叫花子鸡”吃了。伙计们英勇不屈，打得鬼哭狼嚎也不认冤枉账。第二天，一个伙计绕到柏树园，捡回一些野鸽子毛作证，伸冤昭雪。一位大人还是申辩：“打鸟伤人吗办？山上柴火烧起来吗办？小把戏不要乱耍火！”

八癞子最顽皮，弹弓打得最准。一次放学，路边树上不见一只鸟叫。看见一群鸡在坡上扒拉稻草屑觅食，八癞子捏着弹弓的手发痒，拉开皮条对鸡弹射。几只鸡“咯咯咯咯”惊叫，连跑带飞逃得老远，一只中弹的鸡一瘸一拐落在后头。八癞子见势不妙，悄声招呼：

“打中哒，快走快走，等下怕有人来找麻烦。”伙伴们抿着嘴笑，一溜烟猫着身子跑开。有一次上山打鸟，发现隔壁生产队两条狗，在红薯土边刨老鼠洞。“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伙计们看着不顺眼，举起弹弓一齐发射。一杆威力很大的弹弓，打中麻狗后腿。麻狗痛得“嗷嗷”直叫，受伤的后脚不敢点地，瘸着连滚带爬跑到小河沟边。大家乘胜追击，冲着喊着，赶得麻狗纵身掉进河水里。没有中弹的黑狗一阵狂奔，回头停在垅里的田埂上，时而急切移步，“汪汪汪”地声援麻狗。站在坡底田墈边，伙计们估摸弹弓威力和狗的伤情，齐齐恭维八癞子的好枪法。

铁路养路工班就在学校旁边，每天上学要经过工班食堂。一只翠鸟站在食堂进户电线上，盯着侧旁的水塘。一位伙计扯起弹弓就放，鸟没中，一块窗户玻璃“哐当”碎在石渣地上。煮饭的周阿姨应声追出来，几个孩子生怕被抓住，拼命跑到铁路脚下，躲进刺蓬窝里。大气不敢出，听着咒骂声停息，才敢爬出来逃回家。那时铁路通讯都是架空线，一些胆大的伙计，偷偷对着铁路电话线练习瞄准。石子“啾啾啾啾”地擦碰钢丝，好似真枪点射，有点开枪打仗的感觉。巡道工远远地听到电话线的颤音，吹着紧急信号喇叭追过来。大家机灵地撤进山皂里，跑出很远。巡道工气急败坏，操着铁路普通话猛吼：“打断电话线，火车停运一分钟，铁道部都会知道。别以为小孩破坏铁路通讯设施不犯法，下次逮住了，开除你们学籍，还要抓去劳教！”不久，学校召开爱路护路安全教育大会，校长讲了一大堆道理，举了骇人听闻的事例，瞄电话线果然大大收敛。

后来，大伙改邪归正，捡拾废铁罐头盒子，立在砖垛练习瞄准，一波又一波欢闹：“哈哈，打中哒，打中哒！”路过荷塘，不忘练功，拉弓齐射，水花四溅，一片荷叶布满筛孔，惊得几只坐在荷叶上晒太阳的青蛙，“咕咚咕咚”跳进水里。

斗假记

唐锦荣

我的士的乘客住在哪层哪户？

大清早遇上这倒霉事！心有不甘地挨家挨户敲门“找人”。皇天不负有心人！当敲开又一户人家时，开门人打量我：“你怎么还没走？”当我把“还没走”的原因告诉这位乘客时，其搔着头皮说，钱是我昨晚打牌得的，不会假吧？我说大家赚钱都不容易，你不认账，我只好找警察来了。听说找警察，乘客慌了神，连忙“还”给我“找”给他的一把零钱。“还有送你到家的的士费！”不能便宜了这“赌鬼”。这乘客看样子也是假钞受害者，我警告道：“下次再用假钞就不客气了！”

无独有偶，一对看上去很时髦的男女乘客坐上我的的士。的士开到车水马龙的地段时，男乘客大声“指挥”我将的士停下，计价器显示“起步价”5元，男乘客这时递给我一张面额50、俗称“50券”的钞票，女乘客却表示有零钱，可等了半天，却不见她翻出钱来。见我被后面此起彼伏的喇叭声催急了，男乘客这时将收回的钱重新递上，并催促我“快找、快找，

后面的司机在骂人了”。“莫跟我演戏，你这假钱骗不了我！”见露出了狐狸尾巴，“男乘客”刚想开门开溜，却被我紧紧抓住。围上看究竟的人知道“堵车”的原因后，纷纷指责这对男女。谅被人们鄙夷眼光“包围”的这对男女不敢再用假钞了！

这天，有朋友光临寒舍，我提前到菜场买菜，见有人用假钞买鱼被鱼老板识破。使用假钞者与我擦身而过时，我听到其中一位嘀咕道，大白天这钱用不出去，晚上“打的”用。当我气咻咻地将菜场的“遭遇”说给朋友听时，朋友笑言：以毒攻毒，把平时开的士收到的假钞用出去不就得了？这是犯法的事，干不得，这样做弄不好会毁了自己的一世清白。朋友问我还有什么办法？办法是有的，最好的办法是：一摸二看，一摸是体会真钞的凹凸，假钞是光溜溜的；二看是看钞票的纸张和颜色。朋友说，这样又摸又看，是不是不尊重乘客了？我说让不法之徒的阴谋不能得逞，吃过假钞苦头的乘客会理解的。

爸爸的生日

杨邹雨薇

爸爸生于双十一，也就是年轻一代的“狂购节”，我特意从省城赶回几百公里之外爷爷奶奶所住的乡下老家。妈妈张罗了一顿好饭菜，把大叔大婶接来，小叔小婶从广州打来视频电话表示祝福。而在家人的一片赞扬声中，恭恭敬敬为爸爸奉上了一杯浓茶。爸爸呷了一口，说：“真香！正如古人所言，茶香胜酒啊！”

大叔大婶故意问我：“薇薇，你现在参加工作了，一个月难得回来一次，今天你老爸生日，你在省城为他准备了什么礼物呢？”我说：“当然有的，你们稍等！”于是跑到房间，拿出了自己为爸爸买的一部微单，交给爸爸：“老爸，您现在可以用它拍自己想拍的视频了！”爸爸高兴地说：“知我者，大女也！”因为爸爸长期从事地方文化研究，很想拍一些视频，以便将来作为城乡变迁的见证，他曾经嘀咕过几次买单反，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在爸爸敬爷爷奶奶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的双鬓又多了一些白发。其实，爸爸才五十出头，他年轻时身材挺拔，英俊潇洒，加上写了不少文章，可谓风度翩翩一美男。可惜岁月无情催人老，进入中年的爸爸被生活的重压折磨得十分憔悴，爷爷奶奶的养老，我和妹妹的读书，还有家里的建房、他自己的本职工作，乃至文艺创作，等等，搞得他经常熬夜透支身体，以至于白发像另类的小草一样，悄悄地蛰伏到了他的双鬓。而他圆圆的脸上早就满布岁月的沧桑，眼里却仍不减当年儒雅之气。作为体制之外的他，在换了两个单位经历了一些世事风雨之后，也渐显沉稳之风，不再像当年那样冲动，好打抱不平。他以前酒量很好，现在也极少喝酒了，常饮茶和醋。

爸爸生性耿直，平时最厌恶蝇营狗苟之辈。若要去做曲意奉承、察言观色之事，他是宁愿辞职也不愿干的。他常说，自己去到报社三年，从来没有主动跟任何领导套近乎，也从没有请任何领导吃过一顿饭。在他看来，只要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做人处事问心无愧就够了。

左手文章，右手新闻，这是爸爸现实生活的写照。身为作家，爸爸一直在写跟本地历史文化有关的文章，参与相关课题研究和学会组织；而作为编辑记者，爸爸十分关注国家大事，他说这是新闻人的必备素质。爸爸坚持写日记若干年了，几个自媒体每月都要争相发表，以至于一些朋友说，将来可以从他的日记里找回一些现在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记忆。有一次，我在他的日记里看见一些关于我和他生日的记载：“还记得2007年5月某日，与亚青游黄鹤楼，为大女购买小布袋一个作为生日礼品。”“2012年11月11日，收到大女的生日贺卡，十分高兴……”前不久，他还在微信朋友圈晒我七八年前给他寄的生日贺卡和近年来为他买的衣服，因而获得许多朋友的点赞。从我有记忆起，爸爸每年都要为我买生日礼品拍生日照，直到我离乡求学。也是出于反哺，近年来我也学会了为爸妈买生日礼品。

“你们看，这是薇薇六年前送给我的生日礼品！”就在我遐想时，不知什么时候爸爸又从书房里拿出了2013年我给他买的生日礼品——一支派克笔。爸爸说，“薇薇给我的生日礼品从昔日的贺卡到派克笔，再到今天的单反，见证了我们家庭生活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历程。来，大家喝茶！”

听到爸爸发出的号召，我举起茶杯跟大家碰杯，笑着说了一句：“爸爸，祝您生日快乐！”